

他還是很樂觀，其實，明瞭他的內心的人，都會了解他是非常痛苦的。

噩耗傳來人多落淚

尹先生雖然去世了，但留給每個人不可磨滅的印象，想不到，在去年十二月廿一日下午，他和我們的談話竟成爲永遠的訣別，他和我們談話的第四天，就進了榮民醫院檢查身體，他只是感身體不適，不思茶飯，他準備三天就可以出院，他預定在星期五，主持外貿會例會，想不到，不過短短一個月的時間，我們所尊敬的尹先生遽爾殞沒了，當廿四日噩耗傳出後，外貿會，美援會，臺灣銀行的職員，都齊聲悼惜，甚至悲傷下淚，當天下午，我到外貿會主委辦公室時，我看到尹先生的辦公桌依舊，只是人去椅空，和尹先生有數十年之交的摯友俞汝鑫先生，正在收拾他桌上東西。俞先生嗚唏地說，尹先生已經沒有了，我還呆在這裡辦什麼公？我還是回到中信局去。一個朋友，肯陪伴着尹先生，肩負起艱難的責任，不求名不求利，如果，不是受到尹先生的精神感染，何至於此？

今後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聽不到他的聲音，在我個人來說，是失去了畢生難忘的一位老友！一位敬佩的良師，寫至此，眼已溼，筆已澀，喉頭又像被一團硬東西塞起，內心有說不出的哀慟。

臺灣省議會通過建議

請政府公葬尹仲容

二月四日在台中召開的台灣省議會，會通過一項臨時動議案，建議政府公葬尹仲容，以慰忠靈，動議案的理由，是尹仲容氏自民國卅八年出任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歷任中央信託局局長、經濟部部長、現任外匯貿易委员会主任委員兼任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臺灣銀行董事長以來，策進本省工業建設，主持國家財經大計，豐獻懋績，功在國家，吾人緬懷風範，追念賢勞，擬請依照公葬條例規定辦理。

何處再找我國的歐哈特——尹仲容

徵信新聞

——痛述他逝世前一個多月的談話——

西德的歐哈特，復興了廢墟上的新工業，使其國家仍能稱雄世界，其個人與其國家的前途，仍在日進無疆之中，而我國的歐哈特仲容先生，竟中途撒手去了成爲朝野一致公認無可彌補的國家一大損失。我在九年多前，吳鐵老逝世之頃，蕭同茲兄要我立刻撰文悼念他，曾就鐵老備受同志敬愛的一些事實，寫就「何處再找鐵老去」一短文，而今余紀念兄又要我立刻寫成這類文章，我除落淚外，何忍下筆，但想到他病入醫院前三天的晚上，將近兩小時的晤談，又何忍不略述他等於最後的遺言，特與國人同聲一哭。

那天晚間八時許，我因久未和他長談，電詢他有暇否，他表示歡迎。我一見他後，覺得他又消瘦了許多，面色亦不很正常，忙與他握手，急想知道他的手掌是否還和兩個多月前到立法院報告時那樣的冰冷，但却暖。他並說，我正在繼續設法減輕肥胖。我又語以你必須到醫院裏去治療痔瘡及糖尿病纔是，他仍婉謝。及我問及外匯貿易金融財經的近狀與前途如何時，他的話匣子又打開了，但已不像過去那麼的積極而樂觀。以下都是他談話的實錄，係我在當晚回寓後記入手冊上者。

他對外匯貿易業務雖仍不願表示悲觀，但已掩不住他的憂慮。他說：「到本年底，可以做到二千五百萬美元以上的外匯收入總額，臺糖還是主要輸出之一。」又說，「洋菇輸出，雖限定一百萬箱，最後可能超過此數，像上年規定六十萬箱的超過二十萬箱。但洋菇剛在國際市場上露面，還沒有站牢腳步，稍不小心，就會倒下去。我最擔心大家一窩風的趕熱鬧，現在又已經發生危險的信號，農民私自引進日本的小菇種籽，却不知趁他小時就收穫，待他稍大時，已發黑色，結果只有把他剔除，這雖是他們的自討苦吃，但政府必須嚴加管教，已無可否認。我的限制洋菇輸出量，同於過去的反對臺米對日增加以及不久以前建議財政部停止再開放保險公司的設立，人家總不原諒，我都不在乎。」又說，「我已停止再輸入電視機配件零件，以節省二百多萬元的外匯支出，日本和國內部份人士攻擊我，我也不在乎。」又說，「明年四月開始，日本決定香蕉自由輸入，自民黨希望我能辦到統一採運機構，簡化過程，並增加產量及輸出量，我將以作戰的精神，達成有利於我的他們這種希望。你會盡力排除木材銷日障礙，日本進口商都認爲每年購入

臺灣木材美金一千萬元左右，並不困難，我自自然同時努力。就客觀的大勢說，明年對外貿易無用悲觀。」但他又感慨的說，「外資會錢副主任病入醫院了，馬副主任又要出國，俞汝鑫雖盡力，總覺幫手不夠。」他更緊接着說，「許多機關裏的公務員，既不肯給公家盡力做事，又只為個人目前不正當的小便宜打算，這更是經濟建設前途的絆腳石。我過去發展的紡織工業，現在遇到難關，又四面八方的批評我管得太多，總好像認我在摧殘這項輕工業似的。甚至責備我不向美國去力爭，其實我早已爭的舌疲唇焦了，我會責問來臺的美國商務部長，香港有英國市場，臺灣進口美棉又甚多，你們為什麼限制香港紡織品的輸入，反比臺灣為寬，但我雖如此說，又有什麼力量能改變美國自身的利害觀點呢。」

談到金融方面，他立即說，「在本年三月間，為了減輕工商界的負擔，活潑他們所需的資金，我早主張再降低銀行利率百分之二十，而且只要把月息改為年息便行了，可是這種主張，尚且要遲到八月八日纔實現，何況其他比較重大的改革。」又說，「最近三天內，美鈔市價迭跌九角，等於每天跌落三角，其中因素雖多，但臺幣在民間的信用增加，以及急於兌用現款，係屬事實。如果不發生特殊情形，今後幣值可能更加穩定，對外貿易也更會跟着開展。不過現在積存的六千數百萬美元外匯，仍需要好好使用，儘量減少不必要的支出。」

他又極度感慨的說，「日本企業家和不少專家看過我們的生產業以後，都持相同的觀感，他們曾對我說，我們的技術比日本落後十年，管理更不知落後多少年。我認爲這不是我國人的聰明才力不及日本人，主要由於大家不肯實事求是，不求上進，也就是對事太不負責任。技術和資本，雖然可從國外輸入，但期滿以後，國外投入的技術和資本就逐漸回去了，我們則仍然故我，仍無所得，巴基斯坦由日本專家照日本藍圖給他們建設工廠，並替他們訓練成必需的人才，但一到日本人離開後，他們仍不能把工廠管理的很好，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尤其可憂的是我們原本很少的管理人才和熟練技工還在外流，不能使他們安居樂業。」接着又說，「以色列經濟條件同於我，軍備負擔不下於我，每天都處在驅逐進攻的敵人準備狀態之下，但他們的國民所得每人已達七百美元，我們僅達一百一十美元，這種差異，就在他們的政府命令一下，全體向同一方向猛進，我則奉令執行的人，各有意見，或向北走，或向南行，或竟不動，政府必須化去不少的改正推動等工夫，怎不落在以色列之後。」更說，「美援已等於一百億臺幣，一旦斷絕了這樣巨額的外援，我們如依然不朝自求多福的方面幹去，只求再把生活水準提高，如何得了。」又特別提高他的嗓子說：「日本人認爲蘇俄無所謂經濟建設，也說不上經建人才，只是政客發號施令於上，工程師聽命盲動於下而已，我們雖不至如此，也須預防這種情形的逐步發生。」

「讓年輕的人去幹吧，」這是他的結論。因為我最後問他，「現在是否需要合併財經方面的各種小組

一談到生產方面，他顯然更焦慮，曾說：「國營事業轉移民營，已成爲多年來空喊的口號。隸屬經濟部的十五個國營事業，雖已更換了十三個單位裏的董事長或總經理，也不見得就能整頓的好。各公司的冗員太多，不能做事的和能做事的混在一起，同樣支薪，又怎能教做事的人賣力。假使我退休，叫我這樣一個不懂軍事，更沒有打過仗的人，到戰略顧問委員會去擔任戰略顧問，豈不是大笑話。」他因我問及退職的文武人員安置到那裏去，便說：「民國初年特設將軍府，安置閒散軍人，這個前例是可以參考的。要是能够這樣辦，就可先辦到生產成本的真實，合理到潤的增加，然後把繳入國庫的部份盈餘，移作戰略委員會顧問及參諮議等新用人員的俸給，至於退職的文人，各自學習謀生技能，如駕駛汽車，牧養豬牛之類，也並非難事。只有這樣辦去，纔能鼓勵做事的人奮發上進，亦纔能注入有用新血液。」他並舉例說明，「以前請到臺北紗廠裏去當總經理的那位先生，因爲要兩面作戰，既要裁抑公司裏人員不正當的行爲，又要抗拒上級人員不合理的干涉，就只登辭職去了。」我問他詳情，他只得說「公司裏有些人，每自動取出紡織品，並不登賬，總說是去送大人物的，他只帶了一個人去，那裏監察得了。更奇怪的是，公司裏有人簽請給他帶去的這個人配一住宅，經他批示「照舊例的辦法」以後，又以攻擊他，叫他怎樣幹得下去。凡事如是，公營事業怎會有進步，合股的民營事業也一樣。」

及一些莫明其妙的委員會，連美援會在內，設置一個加速經濟發展的統一機構，高居在各部會之上，或者竟在總統府國防會議之內，加設一個經濟發展委員會，賦予他以參謀本部和總指揮部那樣的權力，像在大陸時期設置的最高經濟會議及全國經濟會議之類。由陳辭公擔當主任委員，由你去擔當副主任委員，使你能像生管會時期那樣的放手幹去。」他說，「美國人早催促我們設置一個這樣的機構。我實在無此勇氣考慮這件事，因爲現在大大小小的設計機構實在太多了，也太零碎了，太錯綜複雜了，歸併尚且不易，又怎能辦到統一行動。即如陳辭公要我在美援會內，設置一個法規編譯小組，雖然已有成就，可是已經受到不少攻擊，我已決定在年底把他撤銷了。」他話尚未了，忽然站起，低住頭，走了幾步後，斷然地又很傷感的說，「我剛走一步半步，人家就要怪我爲什麼端到我的腳上去還是讓年輕人去幹吧！」

言猶在耳，而他已長逝了，「讓年輕人去幹吧」這句話沒想到竟成讖語了。不知財經界年事較輕的人，或身心健康的人，對他的最後這句話，作何感想。要是都能够實踐他這最後的期望，接踵猛進，那麼我們國家的歐哈特，尚不至發生缺乏之感，他亦可以瞑目。他所留下的遺憾，也就只有自十二月廿六日進醫院至今，始終沒有見他的太夫人一面這件事了，他是一個孝子，每年大除夕，總是承歡膝下，偕其夫人向高堂賀年，而今已矣。更有最不易安慰老懷的，他的老母至今還以爲他伴外國專家在臺灣各地視察經建實況，正深倚門倚闥之望呢。